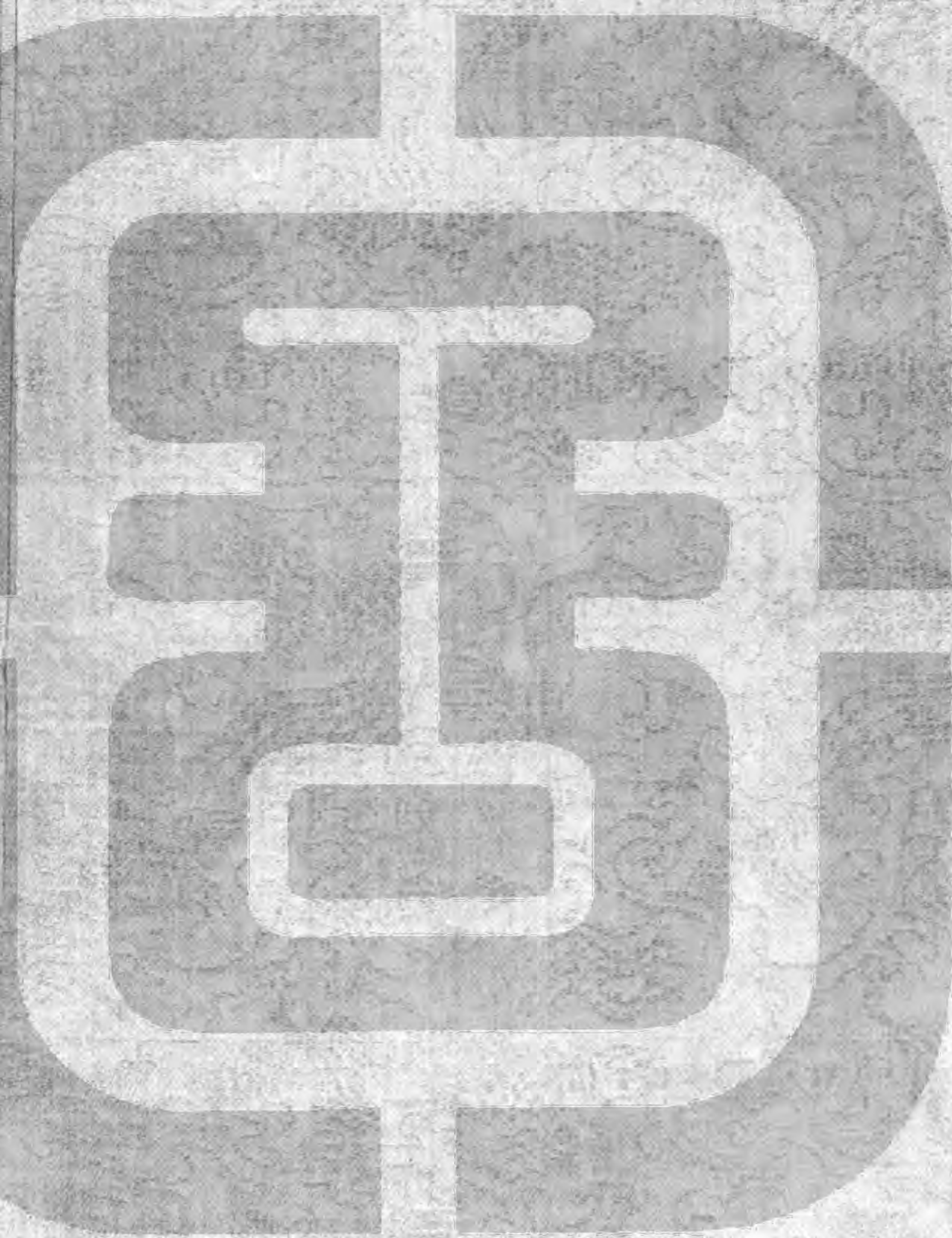


性理大全書

卷六十七  
之六十九





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九

治道四

王伯

程子曰。得天理之正。極人倫之至者。堯舜之道也。用其私心。依仁義之偏者。伯者之事也。王道如砥。本乎人情。出乎禮義。若履大路而行。無復回曲。伯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。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故誠心而王則王矣。假之而伯則伯矣。二者其道不同。在審其初而已。易所謂差若毫釐。繆以千里者。其初不可不審也。故治天下者。必先立其志。志先立。則邪說不能移。異端不能惑。故



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。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。是銜石以爲玉也。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。而曾西恥比管仲者。義所不由也。況下於伯者哉。○王者奉若天道。動無非天者。故稱天王。命則天命也。討則天討也。盡天道者。王道也。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。伯道也。

涑水司馬氏曰。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。王者必立三公。二伯之職。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。天子因命之爲侯伯。修舊職也。伯之語轉而爲霸。霸之名自是興。問如管仲之才。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。還用之否。龜山楊

氏曰。管仲高才。自不應廢。但綱紀法度不出自他。儘有用處。曰。若不使他自爲。或不肯退聽時。如何。曰。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。又曰。王道本於誠意。觀管仲亦有是處。但其意別耳。如伐楚事。責之以包茅不貢。其言則是。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。但欲楚尊齊耳。尊齊而不尊周。管仲亦莫之詰也。若實尊周。專封之事。仲豈宜爲之。故孟子曰。五伯假之也。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。又曰。自孟子後。人不敢小管仲。只爲見他不破。近世儒者如荆公。雖知卑管仲。其實亦識他未盡。況於餘人。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。比而得禽獸。雖若丘陵弗爲。



之意。則管仲自然不足道。又曰。管仲只爲行詐。故與王者別。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。○問或謂衛於王室爲近。懿公爲狄所滅。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。當是時。夷狄橫而中國微。桓公獨能如此。故孔子曰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矣。爲其功如此也。觀晉室之亂。胡羯猖獗於中原。當是時。只爲無一管仲。故顛沛如此。然則管仲之功。後世信難及也。曰。若以後世論之。其功不可謂不大。自王道觀之。則不可以爲大也。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。故莫敢輕議。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。見得孔孟作處。則管仲自小。曰。孔孟如何。曰。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。以采薇

以下治外。雖有夷狄。安得遽至中原乎。如小雅盡廢。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。四夷安得而不交侵。中國安得而不微。方是時。縱能救之於已亂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。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。何足道哉。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。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。曰。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。曰。聖人之於人。雖有毫末之善。必錄之。而况於仲乎。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。則管仲之事。蓋不暇爲矣。

問管仲之功。孔子與之。其曰如其仁。何也。和靖尹氏曰。如似也。與其功而不與其仁。問何故不與其仁。曰。只爲大



本錯了。問如何是大本錯。曰。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。問如何是錯。曰。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。齊小白入于齊。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。可見也。管仲功高。豈可補過。但只是忍恥能就其功。故孔子與其功也。其於仁也何有。若夫舍王道而行伯道。以富國強兵爲本。則更不待論也。如責包茅不入。昭王不返。亦謂假仁以行其伯。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。然怎生謂之假。豈能久而不歸。若到得不歸處時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。然桓公尚在五伯中爲盛者也。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。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。孔子謂九合諸

侯一正天下者。以其功也。孔孟之意則同。舍此皆穿鑿也。問孔門羞稱五伯。何也。曰。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。然所以羞稱者。只爲錯了大本。不知學者也。學者不可不知此也。

五峯胡氏曰。三王正名興利者也。故其利大而流長。五伯假名爭利者也。故其利小而流近。

豫章羅氏曰。王者富民。伯者富國。富民三代之世是也。富國齊晉是也。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。欲富民而告戒不嚴。民反至於奢。武帝行伯者之道。欲富國而費用無節。國反至於耗。



南軒張氏曰。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。而後可論治體。王伯之辨。莫明於孟子。大抵王者之政。皆無所爲而爲之。伯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。無所爲者。天理義之公也。有所爲者。人欲利之私也。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。其間豈無可喜者。要莫非有所爲而然。考其迹。而其心術之所存。固不可掩也。

問王伯如何分別。潛室陳氏曰。司馬溫公無王伯之辨。要之源頭。只是王伯兩字。以其爲天下王。故謂之王。以其爲方伯。故謂之伯。以王天下言之。謂之王。猶伯之爲伯也。未見其義。玉璫珎之辨。後來制字有不備。故伯字有

霸字。王字只是王字。點發爲之。然伯字亦無詐力之義。故言三王。以其王天下也。言五伯。以其伯諸侯也。自其有三王之至公。有五伯之智力。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僞之分。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。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爲正。

西山真氏曰。義信禮。爲國之本。不可一日離。古之王者。動必由之。非有所爲而爲之也。子犯之爲晉文公謀。必曰示之義。示之信。示之禮。則皆有爲而爲之矣。王伯粹駁之異。其不以此哉。

田賦



或問井田今可行否。程子曰。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。或謂今人多地少。不然。譬諸草木。山上著得許多。便生許多。天地生物常相稱。豈有人多地少之理。○問古者百畝。今四十一畝餘。若以土地計之。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。曰。百畝九人固不足。通天下計之。則亦可。家有九人。只十六已別受田。其餘皆老少也。故可供有不足者。又有補助之政。又有鄉黨調抹之義。故亦可足。○又嘗與張子厚論井地。曰。地形不必謂寬平。可以畫方。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。以授民。子厚謂必先正經界。經界不正。則法終不定。地有坳垤。不管。只觀四標竿。中間地雖

不平。饒與民無害。就一夫之間。所爭亦不多。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。又經界必須正南北。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。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。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。不能就成處。或五七。或三四。或一夫。其實四數則在。又或就不成一夫處。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。無不可行者。如此。則經界隨山隨河。皆不害於畫之也。苟如此畫定。雖便使暴君汙吏。亦數百年壞不得。經界之壞。亦非專在秦時。其來亦遠。漸有壞矣。又曰。井田今取民田。使貧富均。則願者衆。不願者寡。正叔言亦未可言。民情怨怒。正論可不可爾。須使上下都無怨怒。方可行。



藍田呂氏曰。古之取民。貢助徹三法而已。校數歲之中。以爲常。是爲貢。一井之地八家。八家皆私百畝。同治公田百畝。是爲助。不爲公田。俟歲之成。通以十一之法。取于百畝。是爲徹。

龜山楊氏曰。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。以立軍政。居則爲力。耕之農。出則爲敵愾之士。蓋當是時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。故均無貧焉。而人知食力而已。游惰姦凶不軌之民。無所容於其間也。

五峯胡氏曰。仁心。立政之本也。均田爲政之先也。田里不均。雖有仁心。而民不被其澤矣。井田者。聖人均田之要。

法也。恩意聯屬。姦宄不容。少而不散。多而不亂。農賦既定。軍制亦明矣。三王之所以王者。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。政立仁施。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。如解衣衣之。如推食食之。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。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。

華陽范氏曰。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。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。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。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。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。由貧者不能自立也。貧者不能自立。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。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。故賦役不可以省。盡亦反其本矣。昔哀



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。有若曰：盍徹乎？夫徹非所以裕用。然欲百姓與君皆足，必徹而後可也。後之爲治者，三代之制雖未能復，唯省其力役，薄其賦歛，務本抑末，尚儉去奢，占田有限，困窮有養，使貧者足以自立，而富者不得兼之，此均天下之本也。不然，雖有法令，徒文具而已，何益於治哉？

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，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。然處之有術，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，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如何。朱子曰：講學時且恁講。若欲行之，須有機。會。經大亂之後，天下無人，田盡歸官，方可給與民。如唐

口分世業，是從魏晉積亂之極，至元魏及北齊後周，乘此機方做得。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。若平世則誠爲難行。

東萊呂氏曰：孔子言王道曰：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，八口之家，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，何故須說許多？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。戰國時已自大故廢，須要人整頓。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，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。

理財



龜山楊氏曰。古之制國用者。量入以爲出。故以九賦歛之。而後以九式均節之。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。所謂均節也。取之有藝。用之有節。然後足以服邦國。以致其用。先王所謂理財者。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。○周官泉府之官。以市之征布。歛市之不售。貨之滯於民用。以其價買之。物揭而書之。以待不時而買者。夫物貨之有無。民用之贏乏。常相因而至也。不售者有以歛之。蓋將使行者無滯貨。非以其賤故買之也。不時買者有以待之。蓋將使居者無乏用。非以其貴故賣之。蓋所以阜通貨賄也。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。○

先王所謂理財者。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。取之以道。用之有節。各當於義之謂也。取之不以其道。用之不以其節。而不當於義。則非理矣。故周官以九職任之。而後以九賦歛之。其取之可謂有道矣。九賦之入。各有所待。如關市之賦。以待王之膳服。邦中之賦。以待賓客之類是也。邦之大用。內府待之。邦之小用。外府受焉。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。冢宰以九式均節之。下至工事芻秣之微。匪頒好用。皆有式焉。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。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。特膳服之類而已。有不如式。雖有司不會。冢宰得以式論之矣。○什一。天下之中制。自堯



舜以來未之有改也。取其所當取。則利即義矣。故曰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。則義利初無二致焉。

朱子曰。古者荒歲方鑄錢。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。則市無征而作布。旣可因此以養飢民。又可以權物之重輕。蓋古人錢闕。方鑄錢以益之。

### 節儉

程子曰。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。曰折六分。怪其太甚也。有旨只令折五分。次供進。偶覺藏府痛曰。習使然也。却令如舊。又一日思生荔枝。有司言已供盡。近侍曰。有鬻者。請買之。上曰。不可。令買來。歲必增上供之數。流禍百

姓無窮。又一日夜中甚飢。思燒羊頭。近侍乞宣取。上曰。不可。今次取之。後必常備。日殺三羊。暴殄無窮。竟夕不食。

元城劉氏曰。仁宗恭儉。出於天性。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。易所謂有始有卒者。世以明皇初節儉。後奢侈。疑相去遼絕。此說非也。此正是一箇見識耳。夫錦繡珠玉。世之所有也。已不好之。則不用。何至焚之。焚之必於前殿。是欲人知之。此好名之弊也。夫恭儉不出於天性。而出於好名。好名之心衰。則其奢侈必甚。此必至之理也。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。知其必有末年之弊。若仁宗則不



然若非大臣問疾。則無由見其黃絕被漆唾壺。

五峯胡氏曰。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。此飢寒之所由生。盜賊之所由作也。天下如是。上不知禁。又益甚焉。然而不亡者。未之有也。

朱子曰。先聖之言治國。而有節用愛人之說。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。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關。則橫賦暴斂。必將有及於民者。雖有愛人之心。而民不被其澤矣。是以將愛人者。必先節用。此下易之理也。

東萊呂氏曰。古人自奉簡約。類非後人所能及。如飲食高下。自有制度。諸侯無故不殺牛。大夫無故不殺羊。士無

故不殺犬豕。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。大抵古人得食肉者。至少。如食肉之祿。冰皆與焉。肉食者謀之。肉食無墨。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。比之後人。簡約甚矣。

魯齋許氏曰。地力之生物有大數。人力之成物有大限。取之有度。用之有節。則常足。取之無度。用之無節。則常不足。生物之豐歉。由天。用物之多少。由人。○天地間爲人爲物。皆有分限。分限之外。不可過求。亦不得過用。暴殄天物。得罪於天。

賑恤

元城劉氏曰。昔堯有九年之水。湯遇七年之旱。而國無捐



瘠之民者。蓋備之有素而已。○聖王爲國。必有九年之蓄。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。民無菜色。今歲一不登。人且狼狽。若有司不度事勢。拘執故常。必俟春夏之交。方行祈禱之理。民已艱食。旋爲賑貸之計。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。亦無及矣。

龜山楊氏曰。先王之時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。故凶年飢歲。民免於死亡。以其豫備故也。不知爲政。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資。以爲賑飢之術。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爲也。

朱子曰。夫先王之世。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。故積

之三十年。則有十年之蓄。而民不病於凶飢。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。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。其法亦未嘗不善也。○救荒之政。蠲除賑貸。固當汲汲於其始。而撫存休養。尤在謹之於其終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。方其病時。湯劑砭灸。固不可以少緩。而其既愈之後。飲食起居之間。所以將護節宣。少失其宜。則勞復之證。百死一生。尤不可以不深畏也。○自古救荒。自有兩說。第一是感召和氣。以致豐穰。其次只有儲蓄之計。若待他餓時。理會更有何策。○或說救荒賑濟之意。固善。而取出之數。不節不可。黃直卿云。制度雖只是這箇。制度用之。亦在其



人如糴米賑飢此固是。但非其人。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。曰然。○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。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。縱饒措置得善。所惠者淺。終不濟事。○賑飢無奇策。不如講求水利。到賑濟時成甚事。

象山陸氏曰。社倉固爲農之利。然年常豐。田常熟。則其利可久。苟非常熟之田。一遇歉歲。則有散而無歛。來歲闕種糧時。乃無以賑之。莫若兼置平糴一倉。豐時糴之。使無價賤傷農之患。闕時糴之。以推富民。閉廩騰價之計。析所糴爲二。每存其一。以備歉歲。代社倉之匱。實爲長

利也。

禎異

程子曰。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。凡失其度。皆人爲感之也。故春秋災異必書。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。是以所言多失。○或問鳳鳥不至。河不出圖。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。曰。有之。國家將興。必有禎祥。人有喜事。氣見面目。聖人不貴祥瑞者。蓋因災異而修德。則無損。因祥瑞而自恃。則有害也。問五代多祥瑞。何也。曰。亦有此理。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。和氣致祥。乖氣致異。此常理也。然出不以時。則是異也。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。然後世



有以麟駕車者。却是怪也。譬如水中物生於陸。陸中物生於水。豈非異乎。又問漢文多災異。漢宣多祥瑞。何也。曰。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。人却不說。至君子未有一事。便生議論。此是一理也。至白者易污。此是一理也。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。宣王小惡爲大惡。此是一理。又問曰。食有常數。何治世少而亂世多。豈人事乎。曰。理會此到極處。然燭理明也。天人之際甚微。宜更思索。曰。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。曰。似之。然未易言也。又問魚躍于王舟。火復于王屋。流爲烏有之否。曰。魚與火則不可知。若兆朕之先。應亦有之。○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。豈國

人冤之所致邪。曰。國人冤固是。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。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。或曰。殺姑而雨。是衆人冤釋否。曰。固是衆人冤釋。然孝婦冤亦釋也。其人雖亡。然冤之之意自在。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。

五峯胡氏曰。變異見於天者。理極而通。數窮而更。勢盡而反。氣滋而息。興者將廢。成者將敗。人君者。天命之主。所宜盡心也。德動於氣。吉者成。凶者敗。大者興。小者廢。夫豈有心於彼此哉。謂之譴告者。人君觀是。宜以自省也。若以天命爲恃。遇災不懼。肆淫心而出暴政。未有不亡。



者也

朱子曰。商中宗時。有桑穀並生于朝。莫大拱。中宗能用  
巫咸之言。恐懼修德。不敢荒寧。而商道復興。享國長久。  
至于七十有五年。高宗祭于成湯之廟。有飛雉升鼎耳。  
而鳴。高宗能用祖己之言。克正厥事。不敢荒寧。而商用  
嘉靖。享國亦久。至于五十有九年。古之聖王遇災而懼。  
修德正事。故能變災爲祥。其效如此。

象山陸氏曰。昔之言災異者多矣。如劉向。董仲舒。李尋。京  
房。翼。奉之徒。皆通乎陰陽之理。而陳於當時者。非一事  
矣。然君子無取焉者。爲其著事應之說也。孔子書災異。

於春秋。以爲後王戒。而君子有取焉者。宜其不著事應  
故也。夫旁引物情。曲指事類。不能無偶然。而合者。然一  
有不合。人君將忽焉而不懼。孔子於春秋著災異。不著  
事應者。實欲人君無所不謹。以答天戒而已。

西山真氏曰。祥多而恃。未必不危。異衆而戒。未必不安。顧  
人主應之者如何耳。

魯齋許氏曰。三代而下。稱盛治者。無若漢之文景。然考之  
當時。天象數變。如日食。地震。山崩。水潰。長星。彗星。孛星  
之類。未易遽數。前此後此。凡若是者。小則有水旱之應。  
大則有亂亡之應。未有徒然而已者。獨文景克承天心。



消弭變異。使四十年間。海內殷富。黎民樂業。移告訐之風。爲醇厚之俗。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。猗歟偉歟。未見其比也。秦之苦天下久矣。加以楚漢之戰。生民糜滅。戶不過萬。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。入繼正統。專以養民爲務。其憂也。不以己之憂爲憂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。其樂也。不以己之樂爲樂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。恐民生之不遂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。慮民用之或乏。慈愛如此。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。○或問天變。曰。胡氏一說好。如父母嗔怒。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。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。爲子者皆當恐懼修省。

此言殊有理

論兵

程子曰。兵以正爲本。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。則民不從而怨。敵生亂亡之道也。是以聖王重焉。東征西怨。義正故也。又曰。行師之道。以號令節制。行師無法。幸而不敗。且勝者。時有之矣。聖人之所戒也。○用兵以能聚散爲上。○兵陣須先立定家計。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。此便是合內外之道。若遊騎太遠。則却歸不得。至如聽金鼓聲。亦不忘却自家如何。如符堅一敗。便不可支持。無本故也。○技擊不足以當節制。節制不



足以當仁義。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。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。○韓信多多益辦。分數明而已。○管轄人亦須有法。徒嚴不濟事。今帥千人。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。只如此者。能有幾人。嘗謂軍中夜驚。亞夫堅卧不起。不起善矣。然猶夜驚。何也。亦是未盡善。○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。彼雖十萬人。亦未必能勝二萬人。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。蓋兵多亦不足恃。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。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。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。仍有在城中者。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。符堅下淮百萬。而謝玄纔二萬人。一麾而亂。

以此觀之。兵衆則易老。適足以資敵人。一敗不支。則自相蹂踐。至如聞風聲鶴唳。皆以爲晉軍之至。則是自相殘也。譬之一人軀軀極大。二人輕捷。兩人相當。則擁腫者遲鈍。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。則必困矣。○魏運之術。雖自古亦無不煩。民不動搖而足者。然於古則有兵車。其中載糗糧。百人破二十五人。然古者行兵在中國。又不遠敵。若是深入遠處。則決無省力。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。是二百倍以來。今日師行。一兵行。一夫饋。只可供七日。其餘日必俱乏食也。且計之。須三夫而助一兵。仍須十五日便回。一日不回。則



一日之食。以此校之。無善術。故兵也者。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。知此耳。

龜山楊氏曰。自黃帝立丘乘之法。以寓軍政。歷世因之。未之有改也。至周爲尤詳。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。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。使之相保相愛。刑罰慶賞相及。用一律也。天子無事。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。充君之庖而已。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。而王執路鼓親臨之。教以坐作進退。有不用命者。則刑戮隨之。其教習之嚴如此。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。以其威令素行故也。丘井之廢久矣。兵農不可以復合。而伍兩軍師之制。不可不講。無事之

時。使之相保相愛。刑罰慶賞相及。用之於有事之際。則申之以卒伍之令。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。臨難而不相救。見敵而不用命。必戮無赦。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。然後可用。若夫伍法不脩。雖有百萬之師。如養驕子。不可用也。傳曰。秦之銳士。不可當齊晉之節制。齊晉之節制。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。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。苟無節制。亦不可以取勝。甘誓曰。左不攻于左。汝不恭命。右不攻于右。汝不恭命。弗用命。則孥戮之。牧誓曰。不愆于六步七步。乃止齊焉。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。乃止齊焉。其節制之嚴。蓋如此。故聖人著之於經。以爲後世法也。故



諸葛孔明曰。有制之兵。無能之將。不可以敗。無制之兵。有能之將。不可以勝。此之謂也。○韓信用兵。在楚漢之間。則爲善矣。方之五伯。自己不及。以無節制故也。如信之軍。脩武高祖。即其卧内。奪之印。易置諸將。信尚未知。此與棘門。霸上之軍。何異。但信用兵。能以術驅人。使自爲戰。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。故信數得以取勝也。三者之兵。未嘗以術勝人。然亦不可以計敗。後世惟諸葛亮。李靖爲知兵。如諸葛亮已死。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。不覺歎服。而李靖惟以正出奇。此爲得法制之意。而不務僥倖者也。古人未嘗不知兵。如周官之法。

雖坐作進退之末。莫不有節。若平時不學。一旦緩急。何以應敵。如此。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。不可不講。○武問今之爲將帥者。不必用狙詐。固是。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。莫非狙詐之流。若無狙詐。如何使人曰。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。但至誠惻怛。則人自感動。曰。至誠惻怛可也。然今之置帥。朝除暮易。若以至誠爲務。須是積久。上下相諳。其效方見。卒然施之。未必有補。曰。誠動於此。物應於彼。連於影鑿。豈必在久。如郭子儀守河陽。李光弼代之一號令。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。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。



華陽范氏曰。古之明王。天下有不順者。必諄諄而告教之。至于再至于三。告之不可。然後征之。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。

朱子曰。先王之制。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。外有方伯連帥之兵。內外相維。緩急相制。○本強則精神折衝。不強則招殃致凶。○兵法以能分合爲變。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。天下之兵皆然。○兵之勝負全在勇怯。又曰。用兵之要。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。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。○廝殺無巧妙。只是死中求生。兩軍相拄。一邊立得腳住不退。即贏矣。須是死中求生。方勝。

也。○晝則聽金鼓。夜戰看火候。嘗疑夜間不解戰。蓋只是設火候。防備敵來劫寨之屬。古人屯營其中。盡如井形。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。如有間諜。一處舉火。則盡舉。更走不得。○管仲內政。士鄉十五。乃戰士也。所以教之。孝悌忠信。尊君親上之義。夫子曰。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。故雖伯者之道。亦必如此。○五代時兵甚驕矣。周世宗高平一戰。旣敗。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。三軍大振。遂復合戰而克之。凡事都要入有志。○或言古人之兵。當如子弟之衛父兄。而孫吳之徒。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。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。曰。巡而拊。



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。此意也。少不得。○陣者定也。八陣圖中有奇正。前面雖未整。猝然遇敵。次列便已成正軍矣。○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。季通以爲正合八陣之法。曰。此亦後人好奇之論。大凡有兵須有陣。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。只袞作一團。又只排作一行。必須左右前後。部伍行陣。各有條理。方得。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。亦須擺布得所。而後相角。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。漢書則略之。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。班固爲不曉。此皆好奇之論。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。故略之。從省文爾。看古來許多陣法。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。

以張巡用兵。未嘗倣古兵法。不過使兵識將意。將識士情。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。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。地方則須布方陣。亦豈容槩論也。又曰。常目老將說大要臨陣。又在番休遞上。分一軍爲數替。將戰則食第一替人。旣飽遣之入陣。便食第二替人。覺第一替人力將困。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。第三替人亦如之。只管如此更番。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。○問選擇將帥之術。曰。當無事之時。欲識得將。須是具大眼力。如蕭何識韓信。方得。

南軒張氏曰。君子於天下之事。無所不當究。况於兵者。世



之興廢。生民之大本存焉。其可忽而不講哉。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。其爲教根乎三綱。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。其條不可紊。其端爲無窮。非素考索。烏能極其用。一有所未極。則於酬酢之際。其失將有間。不容髮者。可不畏哉。

東萊呂氏曰。後世用兵者。以爲黃石一書無與比者。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。三代之兵。一舉而無敵於天下。兵書何在。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。人自不識。三代之得天下。亦不過此道。唯仁一字爾。

西山真氏曰。古之用武者。不急於治兵。而急於擇將。將之

勇怯。兵實係焉。故天下無必勝之兵。而有不可敗之將。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。然旣募之後。則有紀律焉。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。方募之始。則有差擇焉。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。

鶴山魏氏曰。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。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。弧矢以威天下。每嘆風氣旣開。人情易動。雖黃帝堯舜。有不容不先事而爲慮者。及觀古制之詳。莫備於周。有井牧之田。有伍兩之兵。有溝樹之固。有郊關之限。有巡警之警。有臺橰之守。不得已而用民也。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。以次召發。不止。則諸侯。又不止也。則



有遍境出之法。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爲域民固國之道。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。

### 論刑

龜山楊氏曰。文帝之去肉刑。其用志固善也。夫紂作炮烙之刑。其甚至於剗剔孕婦。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。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。未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。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。若文帝之承秦。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。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。是亦圖其末也。則王通謂其傷於義。恐未爲過論。及夫廢之已久。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。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。○或曰。特旨。

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。曰不然。古者用刑。王三宥之。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。則在有司。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。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。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。是有司之法不必守。而使人主失仁心矣。○因論特旨曰。此非先王之道。先王只是好生。故書曰。好生之德。洽于民心。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己任。孟子曰。國人皆曰可殺。然後殺之。故曰國人殺之也。謂國人殺之。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。不得已也。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。王命三公參聽之。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。王三宥然後致刑。夫宥之者。天子之德。而刑之者。有



司之公。天子以好生爲德。有司以執法爲公。則刑不濫矣。若罪不當刑。而天子必刑之。寧免於濫乎。然此事其漸有因。非獨人主之過。使法官得其人。則此弊可去矣。舜爲天子。君瞽瞍殺人。臯陶得而執之。舜猶不能禁也。且法者天下之公。豈宜徇一人之意。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。謂宜罰金。文帝怒。釋之對曰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是更重之。是法不信於民也。此說甚好。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。則已。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。必此言也。夫旣曰法。天子與天下公共。則得罪者。天子必付之有司。安得擅殺。使當時可使

人誅之。今雖下廷尉。越法而誅之。亦可也。

五峯胡氏曰。生刑輕則易犯。是教民以無恥也。死刑重則難悔。是絕民自新之路也。死刑生刑。輕重不相懸。然後民知所避。而風化可興矣。

豫章羅氏曰。朝廷立法。不可不嚴。有司行法。不可不恕。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。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。漢之張釋之。唐之徐有功。以恕求情者也。常袞一切用法。四方奏請。莫有獲者。彼庸人哉。天下後世典獄之官。當以有功爲法。以袞爲戒。

朱子曰。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。五品不遜。而使契爲司徒。



之官教以人倫。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。則命皋陶作士。明五刑以弼五教。而期于無刑焉。蓋三綱五常。天理民彝之大節。而治道之本根也。故聖人之治。爲之教以明之。爲之刑以弼之。雖其所施或先或後。或緩或急。而其丁寧深切之意。未嘗不在乎此也。乃若三代王者之制。則亦有之。曰凡聽五刑之訟。必原父子之親。立君臣之義。以權之。蓋必如此。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。淺深之量可得而測。而所以悉其聰明。致其忠愛者。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。此先王之義刑義殺。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。

殘民之軀命。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。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。而若其有常之性也。後世之論刑者。不知出此。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。旣無足論矣。至於鄙儒姑息之論。異端報應之說。俗吏便文自營之計。則又一以輕刑爲事。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。徃徃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。而使獄訟之愈繁。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。○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。士官所掌。惟象流二法而已。鞭扑以下。官府學校隨事施行。不領於士官。事之宜也。其曰惟明克允。則或刑或宥。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。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。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。



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。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。是所謂怙終賊刑。刑故無小者。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。其必不然也亦明矣。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。然以刑弼教。禁民爲非。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。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。今徒流之法。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。而其過於重者。則又有不當死而死。如強暴賊滿之類者。苟采陳群之議。一以官刑之辟當之。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。且絕其爲亂之本。而使後無以肆焉。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。况

君子得志而有爲。則養之之具。教之之術。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。固不應因循苟且。直以不養不教爲當。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。○獄事人命所繫。尤當盡心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。多以縱出有罪爲能。而不思善良之無告。此最弊事。不可不戒。然哀矜勿喜之心。則不可無也。○今人說輕刑者。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。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。如劫盜殺人者。人多爲之求生。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。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。若如飢荒竊盜之類。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。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。不知不問是



非善惡只務從厚。豈不長姦惠惡。大凡事付之無心。因其所犯。考其實情。輕重厚薄。付之當然可也。若從薄者。固不是。只云我只要從厚。則此病所係亦不輕。○今之法家。惑於罪福報應之說。多喜出人罪。以求福報。夫使無罪者不得直。而有罪者得倖免。是乃所以爲惡爾。何福報之有。書曰。欽哉。欽哉。惟刑之恤哉。所謂欽恤者。欲其詳審曲直。令有罪者不得免。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。今之法官。惑於欽恤之說。以爲當寬人之罪。而出其死。故凡罪之當殺者。必多爲可出之塗。以俟奏裁。則率多減等。當斬者配。當配者徒。當徒者杖。當杖者笞。是乃賣

弄條貫。舞法而受賕者耳。何欽恤之有。罪之疑者從輕。功之疑者從重。所謂疑者。非法令之所能決。則罪從輕。而功從重。惟此一條爲然耳。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。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。

南軒張氏曰。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。蓋有數說。吏與利爲市。固所不論。而或矜知巧。以爲聰明。持姑息以惠姦。愚上則視大官之趨向。而重輕其手。下則惑胥吏之浮言。而二三其心。不盡其情。而一以威怵之。不原其初。而一以法繩之。如是而不得其平者。抑多矣。無是數者之患。郵罰麗於事。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。其庶幾乎在上。



者又當端其一心。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。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。隱於吾心。竭忠愛之誠。明教化之端。以期無訟爲本。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。而收輯人心。感召和氣。其於邦本所助。豈淺也哉。

象山陸氏曰。獄訟惟得情爲難。唐虞之朝。惟臯陶見道甚明。羣聖所宗。舜乃使之爲士。周書亦曰。司寇蘇公式敬。爾由獄。賁象亦曰。君子以明庶政。無敢折獄。賁乃山下有火。火爲至明。然猶言無敢折獄。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。噬嗑離在上。則曰利用獄。豐離在下。則曰折獄致刑。蓋貴其明也。○夫五刑五用。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。天

討有罪。不得不然耳。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。孔子有兩觀之誅。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。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。近時之言寬仁者。則異於是。蓋不究夫寬仁之實。而徒欲爲容姦虐隱之地。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。縱釋有罪爲不苟者也。罪疑惟輕。罪而有疑。固宜惟輕。與其殺不辜。寧失不經。謂罪疑者也。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。則天討所不容釋。豈可失也。宥過無大。刑故無小。使在趨走使令之間。簿書期會之際。偶有過誤。宥之可也。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。而至於傷民蠹國。則何以宥爲。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。於其所不可宥而宥



之則爲傷善。爲長惡。爲悖理。爲不順天。殆非先王之政也。

### 夷狄

或問蠻狄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。程子曰。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。義也。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。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。則亂華之道也。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。元城劉氏曰。中國與夷狄爲鄰。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。待之以禮。結之以恩。高其墻垣。威以刑法。待之以禮。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。有立定條貫。禮數束縛之也。結之以恩。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。高其墻垣。則平日

講和而不失邊備也。威以刑法。待其先犯邊。然後當用兵也。

龜山楊氏曰。邊事之興。多出於驕功幸利之人。黷武玩寇。不以朝廷大計爲念。視生靈荼毒。若非已事。恬不以爲戚。夫蠻獠猖獗。自古然也。緩之則豺噬豨勇。干紀而不受命。急之則鳥驚魚散。依險以自匿。蓋其常態也。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。乃欲幸其有事。草薶而獸獮之。以求有功。一有失律。則敗衄不支。上貽朝廷憂。此邊吏之大弊也。○觀戰國用兵。中原之戰也。若今之用兵。禦夷狄耳。力可以戰。則戰。勢利於守。則守。來則拒之。去則勿



追則邊鄙自然無事。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。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。惟恃力耳。但以禽獸待之可也。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。

五峯胡氏曰。中原無中原之道。然後夷狄入中原也。中原復行中原之道。則夷狄歸其地矣。○制井田。所以制國也。制侯國。所以制王畿也。王畿安彊。萬國親附。所以保衛中夏。禁禦四夷也。先王建萬國。親諸侯。高城深池。徧天下。四夷雖虎猛狼貪。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。此三王爲萬世慮。禦四夷之上策也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。孔子之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。城郭溝池以爲固。孔子之

所以答言偃之問也。

朱子曰。益之戒。舜曰。儆戒無虞。罔失法度。罔遊于逸。罔淫于樂。任賢勿貳。去邪勿疑。而終之曰。無怠無荒。四夷來王。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。采芣以下治外。始於憂勤。終於逸樂。其後中微。小雅盡廢。四夷交侵。中國衰削。宣王承之。側身脩行。任賢使能。內脩政事。外攘夷狄。而周道粲然復興。其嘗以是觀之。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。其本不在乎威彊。而在乎德業。其備不在乎邊境。而在乎朝廷。其具不在乎兵食。而在乎紀綱。蓋決然矣。



西山真氏曰。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。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。昔春秋時晉師入齊。齊使國佐求盟于晉。其勢亟矣。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。雖債軍之餘。不肯苟從。以紓一旦之禍。蓋敵國之相與。有以折其謀。則爲和也。易。有以啓其嫚。則爲和也。難。况戎狄豺狼。變詐百出。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。○中國有道。夷狄雖盛。不足憂。內治未脩。夷狄雖微。有足畏。蓋昔者五胡之紛擾。與單于爭立之事同。而拓拔氏之東西。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。然宣帝因呼韓之朝。而益彊其國。劉石符姚之變。晉迄不能以成寸功。光武因南單于之歸。拓

地千里。而侯景內附。適以兆蕭梁之釁。所遇略同。而成敗以異者。豈固有幸不幸哉。蓋光武之政脩。而晉梁之政失也。

魯齋許氏曰。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。從古至今如此。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。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。彼勝則此負。此勝則彼負。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。必過其分。然後止。負者必極甚。然後復。各不得其分。所以相報復。到今不已。如中國與夷狄。中國勝。窮兵四遠。臣伏戎夷。夷狄勝。必潰裂中原。極其慘酷。如此報復。何時能已。三代盛時。分別中夏夷狄。君子小人各安其分。所以大治。



後世不及也。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。然土  
宇廣狹可見。彼四君者。未嘗事遠略也。治吾所當治者  
而已。不取其勝夷狄也。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。

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九





